

夏德上校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贝波

老 冥 人

嘉尔曼

傅雷译文集



邦斯舅舅

夏洛外传 文明

艺术哲学

高老头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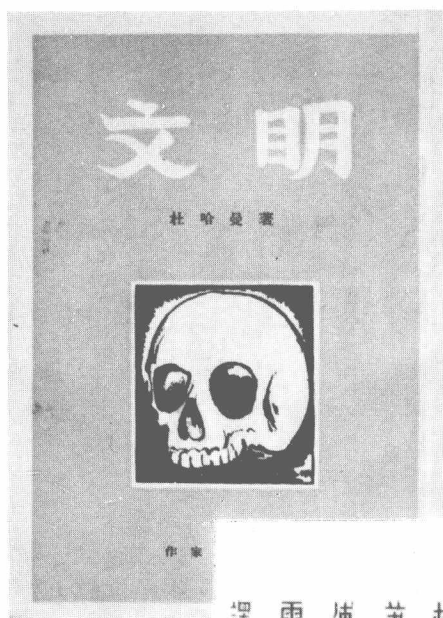
傅雷译文集

14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《夏洛外传》《幸福之路》初版封面



譯 雷 博 · 著 頓 牛

面 繪 國 英



瑞士莱芒湖畔的“蜂屋”，一九二九年夏
傅雷在此避暑，并翻译《圣扬乔而夫的传说》

- [illegible]

- La croix qu'il en faire froid } les 2 propositions font une phrase
- proposition principal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
- à faire pour une phrase

12. EN
a) Le mot "en" est adjectif de lieu (étymologie 33: de là, de ce lieu) et s'emploie avec le même pronom comme préfixe: —
Je m'en vais ... Il s'en retourne ... C'est le corrélatif de l'adjectif de lieu.

4) Y (ici = dans cet endroit) : Vous allez visiter Paris, vous y allez, et moi, j'y vais. (Employez propre à employer, porte de la, de cet endroit... ailleurs.)

一九二八年傅雷在法国学习法语时笔记一页

第十四卷说明

本卷收辑傅雷先生文艺、诗歌、政论、绘画、音乐等方面的译作，包括《夏洛外传》《幸福之路》《文明》《英国绘画》等四本译著，以及迄止目前所收集到的散见于各报刊的单篇译文，现按翻译或发表先后编次，归于“文学、音乐及其他译文”这一总标题之下。

《夏洛外传》为傅雷先生的第一本译著，译于一九三二年冬，翌年九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；《幸福之路》，译于一九四二年一月，由南国出版社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发行；《文明》译毕于一九四二年四月，搁至一九四七年三月，“化了一个月的功夫把旧译痛改了一遍”，于同年五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；《英国绘画》系受英国文化协会约请翻译，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刊印发行。“文学、音乐及其他译文”中，《圣扬乔而夫的传说》，据信为傅雷先生最早发表的译作。前期译文中，泰纳的《艺术论》，也即五十年代末所译丹纳《艺术哲学》的第一编第一章，特予录存，或可便于傅译爱好者对照研究。最后六篇音乐译文或音乐笔记，文中颇夹杂些外文字，因为原初系供傅聪阅读，以为学习音乐之用；其中《萧邦的演奏——后人演奏的萧邦及其他》和《论萧邦的 *tempo rubato*》两文，系在本卷初次发表。

目 次

菲列伯·苏卜

夏洛外传 1

罗 素

幸福之路 97

杜哈曼

文明 255

牛 顿

英国绘画 409

文学、音乐及其他译文 475

菲列伯·苏卜

夏 洛 外 传

目 次

卷 头 语	5
译 者 序	7
第 一 章 渊源	13
第 二 章 城市之焰	19
第 三 章 饥与渴	26
第 四 章 大自然生活	31
第 五 章 人的生活与狗的生活	37
第 六 章 回声	43
第 七 章 世界最大的城	46
第 八 章 纽约	53
第 九 章 战争	56
第一〇章 镜	61
第一一章 非时间,亦非空间	65
第一二章 爱情与黄金	73
第一三章 微笑的影子	80
第一四章 永恒的星	83
第一五章 终局	93

卷 头 语

在这个哭笑不得的时代，“幽默”成了文坛的风气；利用这空气，赶快把“夏洛”出版。这自然是投机。适应时代叫做思想前进，投机却是偷鸡，却是取巧了。然而只要取巧而与人无损与己有益，即是投机又有何妨？

夏洛既曾予我以真切的感动，一定亦会予人以同样的感动；夏洛曾使卓别麟致富，一定也会替我挣几个钱：这便是我所谓与人无损与己有益。

然而夏洛的命运，似乎迄未改善。这本书已经碰了几家书店经理的钉子，不是因为夏洛缺少绅士气，便是因为他太孤独了，出版之后不能引人注意（如丛书之类）。

于是我决计独自把他来诞生下来。“自己丛书”说是自己的丛书固可，说是夏洛自己的丛书亦可，说是读者自己的丛书更无不可。这一本便是丛书的第一部。

一九三三年七月付印时译者

译者序

“夏洛是谁？”恐怕国内所有爱看电影的人中没有几个能回答。

大家都知道卓别麟而不知有夏洛，可是没有夏洛(Chalot)，也就没有卓别麟了。

大家都知有卓别麟令我们笑，不知卓别麟更使我们哭。大家都知卓别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之一，而不知他是现代最大的艺术家之一。这是中国凡事认不清糟粕与精华(尤其是关于外国的)的通病。

“夏洛是谁？”是卓别麟全部电影作品中的主人翁，是卓别麟幻想出来的人物，是卓别麟自身的影子，是你，是我，是他，是一切弱者的影子。

夏洛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浪人。在他飘泊的生涯中，除受尽了千古不变的人世的痛苦，如讥嘲，嫉妒，轻薄，侮辱等等以外，更备尝了这资本主义时代所尤其显著的阶级的苦恼。他一生只是在当兵，当水手，当扫垃圾的，当旅馆侍者，那些“下贱”的职业中轮回。

夏洛是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、童心犹在的真人。他对于世间的冷嘲，热骂，侮辱，非但是不理，简直是不懂。他彻头彻尾地不了解人类倾轧凌轹的作用，所以他吃了亏也只知道拖着笨重的破靴逃；他不识虚荣，故不知所谓胜利的骄傲；其不知抵

抗者亦以此。

这微贱的流浪者，见了人——不分阶级地脱帽行礼，他懂得惟有这样才能免受白眼与恶打。

人们虽然待他不好，但夏洛并不憎恨他们，因为他不懂憎恨。他只知爱。

是的，他只知爱，他爱自然，爱动物，爱儿童，爱飘流，爱人类，只要不打他的人他都爱，打过了他的人他还是一样地爱。

因此，夏洛在美洲，在欧洲，在世界上到处博得普遍的同情，一切弱者都认他为唯一的知己与安慰者。

他是憨，傻，蠢，真，——其实这都是真的代名词——因此他一生做了不少又憨又傻又蠢而又真的事！

他饿了，饥饿是他的同伴，他要吃，为了吃不知他挨了几顿恶打。

他饿极的时候，也想发财，如一般的人一样。

也如一般的人一样，他爱女人，因此做下了不少在绅士们认为不雅观的笑话。

他飘泊的生涯中，并非没有遇到有饭吃，有钱使，有女人爱的日子，但他终于舍弃一切，回头去找寻贫穷，饥饿，飘泊。他割弃不了它们。

他是一个孤独者。

夏洛脱一脱帽，做一个告别的姿势，反背着手踏着八字式的步子又往不可知的世界里去了。

他永远在探险。他在举动上，精神上，都没有一刻儿的停滞。

夏洛又是一个大理想家，一直在做梦。

“夏洛是谁？”

夏洛是现代的邓几鳧脱 Don Quichotte。

夏洛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，最高贵的英雄。

夏洛是卓别麟造出来的，故夏洛的微贱就是卓别麟的微贱，夏洛的伟大也就是卓别麟的伟大。

夏洛一生的事迹已经由法国文人兼新闻记者菲列伯·苏卜 (Philippe Souppault)，以小说的体裁，童话的情趣，写了一部外传，列入巴黎北龙书店 (Librairie Plon, Paris) 的“幻想人物列传”之三。

去年二月二十二日巴黎 Intransigeant 夜报载着卓别麟关于夏洛的一段谈话：

“啊，夏洛！我发狂般爱他。他是我毕生的知己，是我悲哀苦闷的时间中的朋友。一九一九年我上船到美国去的时候，确信在电影事业中是没有发财的机会的；然而夏洛不断地勉励我，而且为我挣了不少财产。我把这可怜的小流浪人，这怯弱，不安，挨饿的生物诞生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原想由他造成一部悲怆的哲学 (philosophie pathétique)，造成一个讽刺的，幽默的人物。手杖代表尊严，胡须表示骄傲，而一对破靴是象征世间沉重的烦恼！

“这个人物在我的心中生存着，有时他离我很近，和我在一起，有时却似乎走远了些。”

夏洛在《城市之光》里演了那幕无声的恋爱剧后，又不知在追求些什么新的 Aventure 了。但有一点我敢断言的，就是夏洛的 Aventure 是有限的，而他的生命却是无穷的。他不独为现代人类之友，且亦为未来的，永久的人类之友，既然人间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。